



傷寒名數解
一

ヤ 9
888
1



79
888
1-5

深齋先生著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傷寒名數解

皇都書肆

廣文堂發行

傷寒名數解卷一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醫藥之道蓋昉于農黃氏云素靈二書雖名於黃岐氏乎非實有其問而實為之對者也惟於行文之間假以為之體裁猶後人設於或問以明義於答也不知其出于何人之手耶醫之稱農黃氏也亦猶道家之稱黃老惟神其所由耳素靈固非黃岐氏之所撰也農黃氏邈矣尚書之肇于唐虞也學者必考信于

此則素靈之果成于黃岐氏耶先于尚書年世其幾何雖道之不同而文辭之不相肖其何太遠也說者以為先秦之偽撰或以為六朝之辭氣此皆似有所見者也乃今審其文脉固不能升於六朝之上然猶可考于今者雜存乎其間則非可全廢也蓋當其撰之之始也幸有古語之傳者且補綴且敷演首之尾之羽之毛之以成其篇而已故今將欲讀其書以考信于此豈可不善擇哉夫醫者事之為也為之存於人存於人之故必俟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往昔之於事之為也不傳之書而傳於言是以史之所載

雖有和緩俞腑文摯扁倉之輩徒稱其名又何有其事之為之可考於書于今哉如八十一難傳云扁鵲之所述雖然史記無作難經之言或云吳呂廣之所偽撰然則其非正書審矣又何可考之于今哉當秦之時雖坑儒焚書乎醫幸免其厄則其書不可不全傳也而今素靈及八十一難之書既已如此則醫之於古傳之於書者固希醫之於古果不傳之書而傳於言也然則其適傳之於書亦必其禁方而非其道之盡于此者也何以觀其術之所為者故非俟其人而口授面命則必有所不盡焉如長桑君之於秦越

人豈不然耶當西漢之時儒術承焚坑之餘而惟醫
循其舊爾然則其書之不可傳者儒也而反全于儒
其書之可傳者醫也而不全于醫何耶此其始所有
也故雖已焚乎匿於彼藏於此猶得其全其始所無
也故雖免厄乎本無可匿又無可藏何以得其全豈
非其傳于書者固希哉及東漢之時有張氏仲景者
身為長沙太守好修方技替往昔之方法集大成以
建之規則號曰傷寒論傷寒論者方術之傳于書之
創也方術之傳于書者獨創于張仲景氏而其可考
于今者惟是而已故傷寒論者萬世之規則也是以

竊比之於作者稱長沙醫聖以為方法之祖也又有
金匱要畧及玉函經私疑其云金匱云玉函者本是
傷寒論之美稱而非有此二書也既比其人於聖則
亦不得不比其書於金玉也仲景氏之所傳惟是傷
寒論而已傷寒之於論莫適非變愈適而愈變是以
遂及于雜脈證也後人不辨此之旨謂必當別有論
雜病之書然奈其無有何因幸有金匱及玉函之稱
剽竊其及于雜病者於論中繼之以附會此其書之
所以偽撰也且王壽氏之纂外臺秘要方引金匱要
畧之所載皆以為傷寒論則此時猶未有要畧其果

成于唐以降者益足以證矣。因此而觀之，仲景氏之所傳，惟是傷寒論而已。雖然，年逝世更，傷寒論亦既非仲景氏之舊，乃今之所傳出，于晉太醫令王氏叔和當是之時，簡冊之散，輓也。憂其遂亾滅，輯集以流之于世。叔和氏之撰次，斯論也。雖固無意于攙入其言，以紊其真，而未始上之於梨棗，而公行于天下。則其後之殘缺錯亂，固已太多，而旁發其所窺之意者，展轉謬寫，而混淆正文，以致後人之迷眩，亦已不少。夫仲景氏之所載而傳者，往昔之方術也。乃其於脈證，有名有數，與其行文之法，固不與後之方書同其

撰也。藉使叔和氏溷之，以其似者，玉石本自有分，又何患其磊砢乎。於是觸類推例，激之於交互，而臨於左右，折句頌章，為之段落，則知脈證之具于名數，與其行文之法，果不可同。後之方書視之也，然後流耀而含英，乃珠乃玉，如眎諸掌上焉。又何眩曜瓦礫乎。夫脈證者，方之所之也。而術之於變化，未嘗不循其轉機焉。仲景氏之所以規則於萬世也。脈證之於轉機，不可素度也。惟仲景氏能度而察之，察入神焉。處方之於變化，不可素定也。惟仲景氏能定而應之，應致妙焉。神之典妙體之於我，而後仲景氏之術可得。

而臨于今矣故欲修仲景氏之術者此之不可不務焉欲務于此者不可不由于規則焉仲景氏之建規則也統邪以寒矣岐為五名而有內外焉有輕重焉陰陽以辨內外風寒以折輕重陰陽各三而其相交者為合其及者為併繫之于三陽盡其變態百出焉是為三陽三陰也陽曰浮陰曰沉風曰緩寒曰緊或數或遲或滑或瀦以候內外以診輕重是為脈之分也熱五綱而十二名惡風寒為三道頭痛頭眩嘔吐喘咳疼痛腹痛腹滿瘀血及汗之與厥則各二道而消渴之與煩躁則各四道燥屎宿食之一而為八下

利之二而為六精而曰虛邪而曰實實為讖語虛為鄭聲有正焉有屬焉是為證之別也或先脈而後證或先證而後脈脈或兼證證或兼脈揅以例之辭於前於後挈因命證方證互畧枉而還之隔而接之是為行文之法也夫邪之雖一乎殊內外異輕重為三為六自百而千千轉萬移莫有窮極始于傷寒而終于雜脈證脈證之具于名數與其行文之法莫不該備而盡焉此仲景氏之所建而萬世之規則也自非其入神致妙烏能至于此哉不可不由以審焉往昔之方術儼然可臨于今者若此藉使叔和氏溷似者

於其間又何所眩曜失其真者乎若徒說脈而遺證論證而闕方且追且搜不中繩墨者此不直叔和氏之為也出于其末流之手亦未可量也余於是乎擇以斥之乃余之所類而例也所擇以斥也名數之與夫行文之法舉以辨之推以正之所以有辨正之著也辨正之於著明於名數為先務所以有名數之解也此二者皆所自玩也何必示之於人若其示之必罪余為拘縛章句爾雖然二千歲之下人與骨皆已朽所恃者章句不恃章句將何所折衷乎縱令我獲拘縛之罪固所不辭也或者同僻之士有一取乎我

其愉快亦所不期矣

傷寒也者為邪所傷害也謂邪而為寒蓋古義也故寒也者邪之名也而邪之傷害人最多端矣雖其多端矣約之則不出于三陽三陰焉三陽淺深之狀也三陰緩急之態也約此六者則不出于陰陽焉陰陽內外之分也約此二者則不出于風寒焉風寒輕重之別也統此二者則不出于一寒焉寒也者邪之名也而邪之傷害人雖多端矣約之於三陽三陰以統於一寒也如此夫惟統之也一寒而已題之所以命曰傷寒也而其所以命曰論者蓋論也者論定之義

典論語之論畧同而非議論之論也預舉事形替諸古訓而斷之方法以共它日之用此之謂論定也乃今傷寒之於方論預設病狀而具之處方義亦相似矣題之所以命曰傷寒論也

右題名辨

古之人既能脩之於我而究其極致則著書以述其意也未必顯於當世而期之於身後也後之人頗有其所窺乎或發其指歸於卷端題以為序所以題以為序者蓋擬詩書之題序也是故在秦漢以上雖有諸子百家而未嘗聞自序其書也莊周之於天下其

為之似乎未嘗言序也司馬遷之於史記自為之序則不啻似之己雖然其次之於卷後而謂之傳者自有其旨豈類于後之題序乎哉至乎輓近急於希售是其自序之所以昉耶而今仲景氏之自序于卷首者何耶竊尋其文意脉理不屬且其言曰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脉證辨為傷寒雜病論乃今質諸終篇未嘗有本于此者或似于此固無足信者矣至它如五藏府俞經絡陰陽及人迎趺陽三部九候明堂闕庭等之言亦皆不與本論相愜也而其不出于仲景氏之手矣是必後之黠

者不推仲景氏之本旨，偽擬以欺人者耳。且夫素難之果成于東漢以降乎？豈可復與仲景氏之言相愜乎哉？

右自序辨

辨脈之法及其平脈之法，蓋出于王叔和氏也。王叔和氏之於脈診，蓋獲之於天性耶？乃其所著之脈經若干篇，獨極其精微焉。而凡二十有四，分為七表八裏九道也。配之以三焦五藏六府三其部位，九其診候，以眎病應，以推生克權虛實察死生，纖細密悉，莫所不臻矣。此自非獲于其天性，烏能至于此乎哉？獨

得之道，非所以覺之于它人也。張仲景氏之於脈法，則獨不然。曰：在陽則脈浮，在陰則脈沉。大氏浮沉以統之，緩緊遲數滑瀦相差以係之。故浮沉陰陽之位，而陰陽疾病之位也。而緩緊遲數滑瀦悉係于浮沉。於是乎或陽或陰先定其位，而後輕重緩急之機觀於其所屬，則可以攷矣。不特此而已，須與證相愜，不苟誣於我。此之為善攷而善盡矣。惟仲景氏之脈法為爾。仲景氏未嘗分七表八裏九道也。未嘗配三焦五藏六府也。未嘗及三部九候也。本論之中，其或儻及三部陰陽乎？既數于仲景氏之本旨也。辨詳于脈

候篇夫仲景氏之脉法之概若此又烏可以叔和氏之脉診混之乎哉叔和氏之獨極精微于此也私淑于張仲景氏也竊尋其心曲本當無意乎混之于此使人眩惑也惟以其天性之獲于脉診或至于本論得意之處旁發其脉法將以試己之技耶烏知後人之不謬寫而遂傳于今乎夫然故欲讀仲景氏之書而脩其術於我者不可不擇焉擇之有差不於理而必於事事存乎辨而辨之愜事事之愜人可取以臨矣是之謂善擇也若其於理也不徒不得乎辨既不愜事又奚愜人矣是之謂不善擇也今夫如辨脉平

脉二法則不得不與本論相乖也且如其大浮數動滑為陽沉瀯弱弦微為陰似則似矣雖然陰陽本是表裏之統名也浮沉陰陽之位而緩緊遲數滑瀯悉係焉則其以大動為陽之位以瀯微為陰之位猶可數滑之不可一為陽也弱弦之不可一為陰也其謂之何矣夫數滑弱弦相與係之于陰陽以差之者也而今一之於陽一之於陰者此蓋一種之陰陽而非仲景氏所取于表裏之統名者也如本論曰陽浮而陰弱曰陰陽俱緊曰陽脉澀陰脉弦皆謂疾病之位而不謂其所候之處則又與彼背馳矣同是一陰陽

也於彼如彼在此如此何其無定準也而後之言脈之陰陽者或以尺寸或以浮沉乃其所謂浮沉者不以其人而以己之指也以指之故加之以中鳴乎是何其言之謬乎浮沉本是陰陽之位而自存乎其人豈可求之於己之指乎其所謂尺寸亦惟一脉一動而無有異也脈之於動本是一身之活機而其所由起在于臍中所謂腎間之動是也而謂起于臍下非矣上自頭頂而下抵于四末莫所往不到焉莫所遠不逮焉此乃人之所以生也夫一身之活機既起于臍中頭頂而四末莫所不到而逮則其於動也雖欲

不一焉得乎况於尺寸之脈路出于同一乎惟少陰與趺陽之來應低昂少異爾此其以脈路之所纏繞而來之別也亦惟自存乎其人豈可復求之於己之指乎尺寸亦惟一脉一動而無有異也藉令據尺寸及浮中沉等之說則如陽浮陰弱陰陽俱緊為尺寸可為浮沉亦可而其名于表裏終不可見也如陽脈陰脈惟尺寸可言而浮沉不可二表裏不可見也何則陰陽本名于脈焉者又名于脈焉者即名于疾病焉也非名于指焉者也若乃脈之於浮沉自存乎其人則指之切之也不敢不從之也惟脈不為指之浮

沉指能浮沉於脉乎因是觀之陰陽之為說或尺寸
 或浮沉紛紛乎不知所適從矣然則陰陽之義將何
 之取乎夫陰陽表裏之統名也寒熱陰陽之分也浮
 沉陰陽之位也風寒輕重之別也緩緊風寒之拆也
 是故表為陽裏為陰陽曰熱陰曰寒浮則陽沉則陰
 風寒繫為緩緊屬為於是乎緩緊之為風寒風寒之
 為輕重或浮或沉熱乎寒乎惟陰陽為統之矣故曰
 陰陽表裏之統名也夫既浮沉之為陰陽之位也所
 謂陰陽俱緊者獨似可言也陰陽之果不在于指而
 在于脉也繫浮沉於緊則其陽其陰足以辨其位矣

吳中

乃言陰陽而浮沉自在其中也且緊之為脉浮沉相
 差以係之也故曰陰陽俱緊此獨似舉其概而例之
 者也是之為陰陽之辨矣叔和氏之於脉診雖獨極
 其精微之若彼乎於仲景氏之脉法其不相依也若
 此矣此固其所建之不同也以不同而欲同之也豈
 其不乖乎故欲讀仲景氏之書而脩其術於我者不
 可不善擇焉已而善擇焉則仲景氏之脉法彰然如
 指諸掌也又何從叔和氏之脉診矣乎哉叔和氏之
 獲之于天性而能至于此也吾之固所不能也雖吾
 之已所不能乎人又或能之也至其能之也豈讓乎

叔和氏乎。若乃辨脈平脈二法，則脈經之餘論，而叔和氏之金科玉條也。又何取乎仲景氏乎。仲景氏之脈法，既具于本論，當就而審焉。爾且叔和氏果無意乎混之于此，使人眩惑也。雖余之所取舍之若之也，亦豈多恨矣乎哉。

右辨脈法及平脈法辨

傷寒之例，蓋亦出于王叔和氏也。其所據而例肇于陰陽大論旁及素問八十一難加之，以其所窺此獨契于題序，所謂擬用者耶。如其所謂傷寒溫暑及時行疫毒冬溫等之別，非不纖悉如大左於仲景氏之

所論何。又獨以傷寒為觸冒冬時嚴寒之病，則如春夏之病何。於是乎至有春溫夏熱之說也。又云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也。非其時而有其氣以病人者，名為時行疫毒。此豈謂盡無之乎。雖然，按斗曆占之法，吾是之未能信矣。乃索之於本論，未有愜于此者。蓋張仲景氏之所論風寒皆邪之假名，而輕重之別已寒之所以為重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風之所以為輕者，以其不若寒之太甚也。故風寒皆假以名于邪者也。夫既有風寒之名，而未見其形，於是乎假陰陽以形其內外。內外既形，而未得其狀，於是乎分其

陰陽各以爲三以狀其大體大體既狀而猶未委曲於是乎三陽三陰各委曲其脈證千狀萬形莫所不至焉然後內外輕重之脈證委曲于此則何更問四時而後處之是故不但觸冒冬時嚴寒之病雖溫暑及時行疫毒冬溫求之於脈證則莫不悉具于其中焉洽彌于四時因是而觀之方仲景氏之時未有春溫夏熱及時行疫毒冬溫等之別也推之於六氣而命之名以別之者蓋亦叙于叔和氏也人之生於天地之間誰不受其氣則推之以六氣者不爲無其理也雖然病之與人俱活不可推之以理者固衆縱得

之於理惟在其變態而不二乎邪自外自內何離乎陰陽或輕或重何出乎風寒亦各有其脈證具則雖變態之千萬乎必求之於脈證隨以處之其又何乖也仲景氏之於術不問四時而取于一邪千萬其脈證而極其變態能極其變態之故又遂之于雜脈證矣獨傷寒也夫如此也則春溫夏熱及時行疫毒冬溫等之別固不足據矣况於按斗曆占之之法哉且夫仲景氏之所論而博也內外輕重之脈證千狀萬形往乎來乎靡注非例焉靡來非例焉既而委曲于此也又復曷須傷寒之例且其例中顯言搜採仲景

舊論且千金外臺諸書亦多引之為叔和之語則傷寒之例之出于叔和氏也益足以證矣然則此固叔和氏之例而非仲景氏之例也何以與本論相悞矣傷寒之例亦豈足據哉亦豈足據哉

右傷寒例辨

症濕暍之於脈證也曰傷寒所致復曰與傷寒相似抑此何言哉既曰太陽症濕暍太陽病之外豈復有所謂症濕暍者耶若必為傷寒之所致則其為相似者果非耶若必為相似者之果是耶矣翅症濕暍奈霍亂及瘧等之相似何此獨何以遺于此耶傷寒所

致太陽六字果不可讀矣彰彰乎明哉出于後人之為也夫仲景氏之統脈證也惟是陰陽而已已而千狀萬態莫所不盡焉是以不外于奔豚結胸火逆水逆發黃虵厥等豈惟症濕暍之別論哉有金匱要畧者分部設門以論雜脈證而症濕暍為始此蓋後人謬讀傷寒之論謂惟論觸冒冬時嚴寒之卒病則必有論雜病之書於是搜取其散落者一二於諸家未定以成篇因又剽竊論中及雜脈證者偽撰以為金匱要畧耳何以明金匱要畧之為偽撰也症濕暍皆冠以太陽病三字此當其剽竊之時猶循其舊忘削

去三字而獨削去其論中之原文太陽下篇風濕二
條亦剽竊之而忘削去其原文幸足以辨其本旨矣
因此而觀之症濕暍本自在於太陽篇者彰彰乎明
哉且傷寒論有中風金匱要畧亦有中風名同而病
異此以一而兼二耶太陽有奔豚少陰有下利為詳
且盡而亦復載焉此右取而左忘耶取唐以降之方
附之各門之後此前知身後數百年耶藉令仲景氏
之聖亦豈若此其明乎其它復出之典其容疑焉者
不可指數矣誰謂金匱要畧之非偽撰耶其曰傷寒
所致復曰與傷寒相似別而論之者非仲景氏之本

旨豈不彰明哉雖然觀乎傷寒論有小建中湯無大
建中湯大小半夏湯及越婢湯等之特具于金匱要
畧則仲景氏之遺方不為不存于此金匱要畧之不
可全廢也要不過十之二三宜淘汰以輔其術而已
矣乃今辨正傷寒論措症濕暍而自太陽篇始者所
以復仲景氏之舊也處方之悉具于金匱要畧則不
如就彼而求之之便故不辨于此矣

右症濕暍辨

如篇末載可發汗不可發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
下汗吐下後等之辨豈其不可乎雖然其可與不可

既載於本篇而無所不盡焉而今又復辨之於篇末者豈非為蛇添足乎截長綴短補之以其家說者豈亦出乎王叔和氏之工巧耶大類乎辨脉平脉二法及傷寒例者也夫既本篇之所載可取以例則又何加焉惟至如其於可下之辨載大承氣湯及大柴胡湯之證六七條則本篇之所闕此可以補之然則惟此之辨不可廢也而亦載之于金匱要畧此豈本篇之既闕而存之於此耶將金匱要畧之所載取之於此耶又將獨存乎金匱要畧者假之於此耶要之金匱要畧之雖不可信而比之於此辨可下者抑猶古

也其不可全廢也姑讓之於彼固亦無不可矣然則惟此之辨不可廢也亦廢之可矣其它可發汗不可發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汗吐下後等之辨雖似無不可固已遠於古也又何足據乎又何足據乎

右辨汗吐下辨

筑前

鷹取惟恭碩菴

肥前

迎 煥 君章同校

出雲

渡邊有憲常伯

傷寒名數解卷一終

